



江戸繁出記

一編

~~N.484
六冊
4~~



天保六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四編

江戶繫呂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戶繫呂記四編

靜軒居士著

予嘗謂孔子脩春秋一字一哭老子述道德一字一憤孟子則一章一嘆莊子則一篇一笑離騷亦一哭筆太玄亦一嘆墨韓柳之墨李杜之筆亦皆莫弗為一憤一嘆矣則後之讀之者亦孰弗憤一嘆焉雖然乎讀者為得如作者自嘆自憤則讀其書而知其人焉能悉豈止不悉或誣焉是以讀老子者謂偏說無是未知老子之意也讀孟子者謂或戾經是未知孟子之時也以大瓠嘲莊子亦未知周言者也以滄浪論屈子亦未知平地者也然則聖人而知聖人賢



人而知賢人莊周而知周屈平而知平然則知我者
吾而已人莫我知我奚恨哉繁昌記第三篇者亦予
獲麟絕筆也乃嘆曰罪我者其唯斯篇乎誓不復操
此謔筆然而數月之支已盡七日之飢又來於是乎
大哭鬼憐食誓支飢倚馬筆為米驅一字一哭四篇
立成可嘆矣謔謔之訕遂不遑辭嗟夫聖賢而知聖
賢靜軒而知靜軒我奚恨哉

假宅

吉原於日本也可謂昇平樂國中之一大樂天慾界
仙都內之最上仙洞長生方法蓋出斯洞不死藥種

何求乎海天保乙未正月廿五夜雲淡風靜一刻未

至千金天上五街已着三分春色解語之花自然覺

新不言之花何恨未植三月植花此間常例放參友折帽々打更在打四點

月但聞唾壺擊憤有心哉擊擊則袂淨手之响苟日新又日新一洞

房賓主未眠低々說密々欺殘樽未涸乾肴猶香妓

擁火桶置鍋煨羹使紙當扇撲々自声烏玉潑紅獸

炭吐香即抱膝沈吟道日光易流榮華難常憶起去

年来月大災二月背烟遠買林木造化高賈三倍次雜

米更占利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我親卿因緣所由福兮禍之所伏競豪花時

極奢燈節二月何思全盛早逝奇福隨來財貳買米
却遇豐年今之歲貴三王之罪人也且歲晚催火數庫以善不能為長府時未
周噫巨資索意息已矣通街地券一旦奪人恐言
痛哉一切什具湊送典舖四也土着地主遠為天
人賃居寄脚且送蟄虫世涯抑苦抑苦噫我福位鄉
之薄命今則連鴉兒了鬣恩波衣着並辨於鄉噫
梅花苦操却是春寒粟肌我慚我慚說了泣一
暗飲淚故意含吟道愚狀休說言之何益推君流落
原出於妾究竟原委一條清濁有時二人一身比欲立而古人
何立差別哉志之不遂唯有死耳借遣富豪贖紅袖

翠裾象著金碗呼夫人尊姐不欲伴拙夫眠情願只
望自親朝晚操汲提鍋有無論炊米春秋謀更衣是
甘是樂賢也哉思也今地其憂勿復言勿復言時羹定四箸共一鍋
已飽已醉愁悶掃除印揚眉道諺所謂臥俟果報木
必一生做箇苦景湯鳴六百初篇第百兩中千金可得安
知死灰不復燃幸少得意因屏迹墨水買庭園構
茶寮並棲偕老優游卒歲雙蝶睡花鴛鴦韻波亦
語當年長談今日妓屈指道筭來妾放期已縮不贖
亦脫登門有日遂非池中物記十一年前妾甫七歲
始鬻陷泥適當假館繫昌不如今漸寂寞諺言遇火

暴富抄凡物經火燒七七則生金此言蓋此理斯上久無災或有却好庶幾復言未畢，析声急飛，叫報涌街，火起，呐喊翻海，鐘鼓驚天，蝴蝶夢遽愕，海棠睡安熟，鳳倒時鮮，頸鸞翻處，分翼衣不及，帶履豈及，門四散，五走七轉，八倒，恰是方樹花爛，飄於顛風，百群鷗，輕起於狂瀾，西施脫，姑蘇軍，楊妃迷，馬嵬，籠想見三千妃嬪，逃阿房，烟數百，妾媵放，王氏閣，兵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媽奴自烏聞，初庄司氏經營，法例八陣，五街四達，十字九通，往而如復，入覺難出，門北開溝，環暗粉流賊乃板橋非鐵漿水者吊溝以備，不虞便，吊橋發於火，妓等惶惑，向溝誤步

桃花流水，蓮華枝沉，大姊隔烟，喚小妹，樓婆踏火，導了兒，兒嬰々叫苦，不復如平生，喚對門人，聲也，所謂一炬焦上，可憐，瞬息間，百千紅樓，一掃，掃灰，假宅，繁昌於焉乎在，

筑波峯白，野雲含雪，膽殘魚細，江風尚冷，禹廟鎖水，遊舫罕繫，母寺孕春，梅花始香，此墨田川，可教百步一箇村莊，某氏別業，竹樹綠密，自然成籬，井泉玉溢，自由通池，聞得，婉轉一聲，新鶯洩春，數了兒相招，閃出，左顧右盼，躊躇覘，算一了兒，又辱道，可恨汝高言，封了那音，去此住，假寓自異，本館喚人，應事，高調何

須一兒豎眉道汝展音急叱曷却責我奈何喃喃
爭不已忽聞鶯兒唱道我兒等錯愕一閃無影真是
鶴唳一聲群雀收噪封了那音去
角枕夢回梅送暗香銀炉火軟瓶起幽声蘭房晝靜
蕙帳春暖一位名姝方始起身海棠抹紅睡思未消
牡丹迎烟嬌容猶懶梳罷了鬢篁錦褥繡奉盃嗽
已茶已飯恰報蘭湯已薰姝起身臨浴磨碾理玉飾
綈拭光禮六浴用中上師上給遂令一粉姝梳翠鬟去影雲盈手握
餘魚叱酥雨濡梅薰香滴衣分得鏡中面嬋妍相照
形影爭真可謂梅花描月蓮華倒水兒捧金筒供烟

朱唇一吹嬌面乍迷真是晚烟遮跡影曉鶯中潤香
紅粉勻施靚粧始新恰好衣篝烟足仗起更衣忽看
小妓等搬贈什物色々又陳又實金山唯幣帛川
至跪道君某即某使者並言聊候災表此寸志使哉姝
一夕點頭令收納去忽報帥近在門姝命兒向案上
點書冊理筆硯了兒未迎帥人早至禮云七於夫不敢拜磕頭道
祝々大娘足下無恙逃火就此閑處泉石生色福及
池魚願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姝微笑道脫命為幸他不足言非經那
火為得這閑富貴侍講於靜僻却是不勝喜會某
至声高辨捷仰身拜使手言願帥人道先聖人語問

如何小可先火起一箇時辰舟行陪館送到方草
方纔賜告顧時看北天烟起紅炎看漲錯愕狂奔到
則已焦如小可家原來箇小燧匣一煽付空看々灰
飛灰飛蝶驚人不知先何如師大笑早看丁兒排
酒肉諸謔會謝醉而去

夕陽西見松移靜影野寺鐘動烟染長堤妹待約風
倚案弄筆情流賦就令兒磨芳墨展花箋氣掃破

雲吐烟生詩六

睡起鈎簾日欲沈當檐寶塔出蕭森金龍山隔墨河
近坐拜前頭觀世音

坐拜前頭觀世音為憐罪業深身深慈悲何使從即
去占此幽清弄素琴

書畢更拈新詞把琴舒歌纖指輕下拂歷鏘然詞云
深院靜鳥声幽不似街塵車馬流日長粧成人未過
孤琴低理遣閑愁

双々蝶過憶情即簾外風微庭草芳新燕尋栖鏡畫
梁欲夕陽復向鸞臺整晚粧

春色々々惱得幽人惱得後來花月多思月上簾花
影移移影々々春惱得人思永

宮羽穩叶詞意清知得中散遺音弄伯牙妙巧香渺

凄婉商調，破如片人言語時聞，雁聲遠々高低下，雲蓋不堪清怨也。殊停手傾耳，而雁聲早落門前。莊內頗生一段春佳，人不用詠秋。

好異好奇，人情自然。聞火心已熨望，烟神早馳，乃至狎客親人走信訪恙，踐燼爭先，趨灰恐後，私覲有禮，後志干享，小年狂大年，從亦顛，与祭禮節同樣同趣，且其破格求沽勢，不得不然者，亦有焉。為假宅之算，西自本願寺傍始之，旧原坊廣，小路至雷神門而絕，而東續之于花川，樓榭至斯漸盛，縱橫斜達，曲施北到，今片橋而止，為五街散，為十三所，品流無次。

大小雜居，競棲爭住，其枕墨水，水碧紅欄，注射發揮，真個龍宮湧蓬，嗚浮洛神手招，相妃目挑，水路之便，為港况，茸之初遇，東岸花開，呼吸通芳，花与花對，亂花瓜，亂花醉，花人醉，花掉，花舟掉，於花策，花馬策，於花痴，蝶也，愚蜂也，莫弗風顛乎，花莫弗狂奔乎，花雲山道人，有詩云：翠閣紅樓連水涯，少年遊冶競豪奢，嬌葩妖草春多少，誰賞長堤十里花，風光可想，九十春光，花謝未久，三伏夏令，世已尋涼，東橋拂人影，跨波墨水，夜深櫓聲凌虛，剗岸邊簇花，夏益艷，西瓜皮翻空，砍糖水傾雨，天早屬悲秋，然也。

無秋掉月舟亦掉於花趣堂道人詩云繁絲嬌世折
江頭又方假虎邱開却金龍山畔月嫦娥幾隊
現紅樓絲竹沸騰肉屏圍繞綾瀨上流吟由秋而無聲
白髭神稱曉雪冬而不寒假宅限以十月蓋舊例也謫
居有期洞天復新仙妃辭塵假歸于真新宅繁昌可
知可想

仙家逃洞假寓劇術往來顧盼眼炫脚躓僧微笑過
非因拈花十敗策口馬不進也貴人在輿亦不得不
內顧命婦孺人微行取觀况妻况妾廢至蟻群農推
商推与觀祭禮一般也似車馬不能衝圍行人就囚

多問何如就囚曰下品家為要強也要強者謂之
引手捉法執帶諄々誘慙々勸其已甚者終手奪足
兼而抱上言請喫茶去食烟去兒早供茶快奉火妓
使奔把手不待其聘已過仲春
不禁其奔道酌一盃去生口道既見
庸又何言腰下些盤纏和囊獻之伏望姐々大恩救
生一命南中如甚陸生前年隨母遊江戶不幸母病遂斃
客舍道途遼遠不能歸葬殯廣德寺而去今乃奔忌
拜奠臨行家嚴誠曰聞客冬吉原火想今假宅汝如
出其途須戒要強中道速趨主一魚適勿以誤顧盼
然而生訓誨不奉戒慎不至雖心非其心狠顧蟹行

海虎視脚少施眼小斜道心惟微早被那夥活捉了祭期有
口若半時日豈忍飲酒水漿不因泣下

大家則並放下簾箔不欲自銜韜玉待賈護花怕風
或聞其聲不見其形恰是柳堤烟淡深藏鶯羽梅村
水隔時送暗香醉客望門牆欲問梅樓丁遮闌道謝
謝今日賓滿親狎以外一切拜謝請快去客脆然作
色道何道理如何遮汝疑我乎僕某藩人氏去冬參
府以還職務紛冗不得寸暇今日方纔得閑而大又
美行樂散鬱酣眠尋夢待聘一夕妻豈欠十金備盲
若曷不認這兩刀視人開口叱若盲其在於此丁搔首道

實不瞞官等說賓盈席縮奈莫個娘可奉陪話請謝
問鄰家客喝道若何等不敬我問鄰曷待指南僕生
來點未受爾首若如何把我辱倒今日吉原是公花
街汝公賣我公買何着一句丁道我公賣固是未知
官等公買亦是否無事則已万惹利害豈莫誤官等
曷不自認兩刀視刀開口客喫理碎塞搔首道是
顧是顧是謝汝忠信今日只今如欠君忠僕恐誤半
世感々請由是去前言失敬庶不係思

繇陰先生江頭春詞一首鈇其二證繫華詩云嬌春
艷李錦成陳風暖江頭種々春蝶使蜂媒栖不定翩

翻戀着看花人

簾上鉤時日脚收燭籠伴客過橋頭了鬢米報登耳

至歌吹洶々動玉樓

村婆連臂佇立樓外一婆道向以這箇真是生活

樣本邦呼小偶可謂辨財天消魂々々一婆指着道那位

大娘豈不似吾保正殿娘樣殿樣尊嚴這座小娘寸分

不異於毛野村六助先妻實々剖瓜為二一婆道耶

日拳螺堂竹竿觀音樣並悉之今仰活觀音樣並皆

座且連座模樣与昨謁五百羅漢樣一様亦似教乳

一連指點似聲道那個甚肥這個甚瘦彼此調合便

好取那骨與這目亦穩當拔這鼻種那口亦一全

美右座一位半面朝壁蓋眇一眼左座一位頸粉濃

塗必定抹痣方樓一色大約伯仲亦難為挑亦難為

李個出色亦沒見如何使老奴顛若是作者代老奴

道孔子登東山小魯歸家見老婆些顏色沒有不唯

我已略觀世間亦然大約伯仲試舉此則彼影亦沒

有

那一邊擊節高歌光頭數箇手舞足蹈所謂住吉舞

是也詳于太平志箇一邊播鼓彈絃狙公使狙也他百般演

戲往回售伎際晚始散天已暗各樓々疏外招棗燈

疏內燒華燭，力星一連，光明欺晝，可謂不夜城。或是
水晶宮，蕩子少年，朝幸紛謔，攀疏挑之夜間，尤多叫
道。那位上頭嚴曷，若此請少解嚴微，晒何費上頭々
々。汝如微笑，我與買錫。那緋衣上頭想汝前生果是
半田稻荷。僧着赤衣中執赤轎，道路售舞世謂之半田稻荷。半田地名稻荷，櫻神世言櫻祠狐伎。狐媚想巧舍則
達广大師。俗間大師，捏像皆緋衣。苦界十年，本來無一文，作癡生々
々。緋衣上座，汝每々噉茶。效不遇聘坐肆，守夜謂之噉茶。側微可憐，且既
我把汝登用，因叩汝能辦得禮錢否。千請力講此為
第一義。我有旨欠錢亦已，汝言守道亦已。枉人並尋
汝豈無意錦襖首座，汝莊以臨之。何其然，帝却想若

子者乎，色莊者乎，面良雖莊，胸腹無墨，地位雖高，丹
田無毛。汝三十字札簡能自草得麼。一部大學能會
得麼。千媚万倭，唯是冶態惑世，錦衣駭愚，暗夜驕客。
白日驕人，醜々何上頭，何上座，借人半為字，倩人口，
作詩射利，不足更名。是繳此座可惜。妓曰公真，大醉耶。如古妓高
尾揚卷等，而真上頭此座，可容高尾，茂封侯，揚卷罵
伊久。院本，不謂千金人氏。千載美談，一代龜鑑，綠裳上頭，汝倒妓汝
落媚，汝為那郎沒年，自鬻典衣，及禪却是那入原來
奪汝，與他汝何，不悟真倒妓，真落媚，作者曰：言原言
語古今一口，其于世異者，固人所不能知，而且爲時言。

行其間近日時言謂戀曰落謂好曰大嬉妓之客騙
曰倒客避妓怨曰鼻撮因嘆予亦落儒何戀之聖人
何好好讀書沒年自鬻典衣及禪雖戀聖人實行未
立雖好讀書經義未明被避於國見忌於俗亦鼻撮
爾亦鼻撮爾噫

一人道那位眉目位置均適十分出色猶何他讓上
座一叟道開門見山安悉其幽此位原不容多肌膚
白而光滑眼則黑白分明懸鼻脩耳髮玄而長朱唇
皎齒眉濃而曲有殺腰細手嫩指纖足小若無骨體
具不可增減加之以態識見高伎藝精然而上頭可

稱猶武仲之智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可以為成
人一般有宋朝之美無祝鮀之佞善美未盡溫而勵
威而不猛此是態度小子記之

聞今日冶遊少年爭踏新桐屐不得以為辱以故其
製精良大幾如組且多為兩頭袋盛碎銀子繫綬貼
肉一體為風乃得二絕云有約不來過晚天江風吹
悶倚欄邊碎銀盛贈雙頭袋或恐蕭郎欠展錢開步
來時曼曼鳴斬新組大踏為榮華燈暗處珠簾動早
有阿娘知履聲

假館狹隘比之本館十居一然遊客狂奔比之當時

一加之十，是以屏障畫席，衆客混夢，俗謂之。床管
氏割席同榻，戴氏重席異趣，如遇和氏專坐，或引嚴
氏之足，右屏內妓道自避，迨道願來，或有為不鳴日
莫夜不夢君恨，不為連理木，与君並茂，恨不為比翼
鳥，与君共棲，願為影依形，君東則妾亦東，西則亦西，
願為意隨心，君樂則妾亦樂，哀則亦哀，願為領接君
髭，願為襪纏君踵，足縮如青荷為帶攀腰之，願為禪貼臍
之，願妾是之，願然或聞君別園尋春，落花委泥，鳥侯
秋風，誠然妾死，凡桃色薄，夏深實熟，願望君，色取
實，牡丹姿艷，春晚空枝，願不寔，故欷歔假泣，把玄髻

置他膝上，此膝可惜着地，運指送唾，上寔自惡，鼻為之阻，
薰得膏香，衝鼻，客不覺，涎下，此涎可憐軟手撫脊，道吾娘，曷
遽為此言，吁不悉，此事或有交遊為誘，天神臨頂，誓
非僕，肯聞上為悅已者，死，斯人而僕亦將為娘死，何奈
如負之士，沒二言愧，箇腰刀，刺雞何用牛刀願揚眉安眠，妓朝
眉，道誠然哉，心肝可愛
左屏裏，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却是堪，麥飯否，妙
道何不堪，奴家原生都下，性惡喧雜，安心唯期，庶老
畎畝，奴家叔母亦嫁在田舍，太江戶十數里，奴家幼
時寄食，記得春則野采紫葳，水漉香魚，秋而山尋黃

草林打熟柿，螢落涼園，團扇趁流雪，壓寒篁，蓬窗上
峰團欒擁紅爐，情話負薰暖，煨栗聞烟香，炙肉覺火
軟，白雲無心，幽禽有情，田家福村野興真，閑清真安
心不唯此已，江戸多災入冬，便發東火西烟，又鼓又
鐘安眠，不得一歲居，半去年，那災奴家，家初馬食坊
而延燒，翌寓卷坊在日本，席未暖，當夜復燬，遂賃賃橋
龜未炊，間一日，又灰數日間，三遇火，焦髮爛手，脫身
為幸，什具衣著，莫存，豈不苦聞，如王鄉，雖郵亦一
都會，自由自在，不甚異，江戸客道，殆然且祭禮盛遠
近，所無例，屬如山，數日演戲，鼓手吹口，並取傭，江戸

予亦妙年掌扮櫻丸院本天神記所謂，容冶伎熟，自盡一場

在岸使女兒悅，使父老泣目西自東，適遇江戸客遊遊一豫為

言今度櫻丸優梅，幸宗族稱奇，鄉黨稱妙，迄今為口

實頃，木挽坊觀秀，朝訥升等，所為真兒戲場，妓道奴

家小少，掌任和泉坊在坂，以故與今三津，松之助今紫

源平今約照世今百等識，西河岸也此藏，藥研堀也不動，每每

見提，往賽聞，今皆名譽為家，却顧奴家身，沈此苦海

未遇人，網中流之舟，託身無岸，忽聞枕頭有人，微吟

詞云：短艇不維，潮落蓬芦花深處，任風吹，醉歸撐取

向前岸，方是漁翁試夢時，又歌云：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前屏間妓道所唱不識何咒所狹不知何簿客咂道
卿不學何甚這箇白氏長恨不佞亦要子卿如是卿
肯否這本韻府日用難欠這冊鈔錄緊要物件今世
不尚實行博識為主考證穿鑿巧屬辭賦此為學者
乃不佞亦將以此為射祿釣官捷徑嫁名娶利方使
掉三寸舌揮一本筆早晚我將為黑頭公忠昭堪夫
人未然此是遠到未可邊期日今可期有一近貨當
路家某記散口周旋米此託十分可期即日得報
元送數金壽卿決不食言卿若謀異時榮庶幾不厭

今貧窶聞卿放期亦近豈不好時節糟糠妻不下堂
長卿青雲卿勿慮白頭且卿原長烟花後來無嗣然
是固其理安例置七太中万不幸壞那期設這到從
卿四方安心一兩擇地立命交頸偕老我以村夫子
終卿亦配食卿先祠中妓收襟道胡說休費何等醜
耻婢今雖賤非生為之婢父親亦某一藩士以道去
國求志老家婢不幸幼見背遂墜此火坑家慈在時
兒亦略受誨膝下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裁又曰得之
不得曰有命若向言貨某請訕何等不學曷不自愧
之甚若論語亦未會得守死善道世借不尚實行何

如隨世上下博識為主巧屬辭賦於道何十若狗若
豕不堪受汝說恨割席無地聽得後遠有聲南無阿
彌陀佛

後屏有客孤臥無聊又欠又伸安眠不得右屏之啼
衝心左屏之笑聒耳枕聲送急紙聲洩微前後攪
夢魂幾驚聞得前屏間妓猛陳道義因照身陰漸也
汗出也背刺浩嘆道南無々々具體徒押淨財全盡
乃至先師所貽祠堂金今不復存一錢迷矣々々綿
畏火丸悔々悔々併失衣裏珠那魔早察我金身冷
已轉了法華始知從前說法盡屬方便南無々々阿

釋多羅三菴三菩提

當中一客被酒已僵醉氣勃々如何眠得醉語高低
忽怒忽笑時發許邪聲妓掩他口道四方八面莫不
為賓汝少為意請一睡解醒便把衾被之連頭掩得
客爭鬻欲撇醉力不勝衾內有聲低而遠道佳々眼
但欲一盃請命一箇肉妓極力壓了道汝愚為何時
辰天向曉草亦眠甚處命肉誰遣今酒弟眠々々客
道諾々曉得獨奈小便臨淵須臾為醒妓不得已
衾扶起客便浪踰欲出然屏障為圍左衝右觸手足
所下足沒所投困得腹急喝道叱如何把我置獄叱

汝畜生汝欲我負扑乎我生正直接羊未嘗以集未
曾叱不祥何為這凶模樣早飛一脚左右倒屏恰是
騰瀾倒山魚龍躍空猛林驚秋鳥雀翻風皆以為火
發姊妹叫喚衆客相踐

鵬之徙於南也万里而足以運身鳩之槍榆枋也一
朝而足畢志此大小之辨勢不得不然也豈大特好
大小特好小之所為乎國而家而於人於事亦然其
殊之之異為之乎不得已勢爾矣弱亭於吉原亦鵬
也勢以異鳩故直就其上而假葦而容亦盛往然而
憫也鳩也或以為好異乃笑曰奚特此而假為吁是

與迂儒或議國之大政同一轍大人所為小人固不
知也此冥向鯢遊為野馬也塵埃也雖繁雖昌於鵬
其何聞大文亭亦處鵬可謂大字不虛乃二館假本
所也猪牙依舊抹待乳山雁声此常落日本堤豪客
原厭紛雜名姝怕泥塵埃主客相得如水如魚風月
情知存寂寥中了兒也離妓也何爭會其趣一向羨
他皆訴不平共倚樓欄南望指點一小妓道那一方
燭光燒天果是假館鬧熱可知他為知寂寥至斯昨
夜殘更睡偶醒遠々聞得狸鼓腹声遂不睡忍便至
明一了兒道喜助丈言今度假宅尤繁昌任吉踊狂

演戲太神樂角平獅子其他百色往回呈伎朝際晚
豈不羨哉不但此開帳佛來華礼人往鞍馬走槍戟
過兒輩何不合一年為此田舍住歎々說痴時更欲
闌月落天黑小塚原頭犬吼声信々遠聞

畫鳴

一名金龜
在相州

我且問汝畫鳴去江戶十四里記中何
關係曰夫有非常人而有非常事有非常
事而有非常筆勢不得不然也原來假館
者非常繁昌今轉非常筆勢亦不得不及
非常地客亦非常豪客妓亦非常名妓然

而畫鳴固非常勝地非常客而乘非常機
勢非常妓而為非常遊豈不一大非常哉
請亦非常視之勿復論非常嗚呼繁昌波
及四海何限然而獨畫茲畫鳴亦非常筆
之波及偶然勢爾

島距頻可一里周迴數里形圓頂平拔波不甚高削
當不甚險瀕而望之譬如一大龜仰潮然金龜之號
蓋取諸此島之南大万里波杳無際涯風帆出雲
釣艇沒烟輕鷗逐波乍低乍高東峰西巒如屏如障
婉々舒翠疊々攢黛遠者淡而若逃近者濃而若媚

島嶼點綴或歌或側富峰突兀擊雪於翠螺之西雪
光螺色上下交射東嶺則所謂七里濱也白沙平布
皎如展素湖之呼吸激雪刷霜人之往來點墨滴粉
真一大活幅畫鳴之為畫豈虛也哉遊客賽島一蒼
直達如遇潮退復沙可走鳴口屠沽擲此一酌可買
石徑曲折幽樹疎密行數百步而仰樓門宮殿布置
金揮碧射天女廟壯麗使人為遊屨樓之想據崑嶼
瀾瞰石怒水渦龍出龍沒下峭絕壁下膽寒毛豎不
可久留壯觀可知下天女洞怪崑繞洞左右鬪鋒激
浪碎崑前後噴珠洞內暗黑揚燭照步爽氣挾霜冷

液滴漿人咸恐燭燼遙拜而出為鳴之東邊漁蟹占
崑人烟懔懔步舟曝網自為一小漁落風光可愛夫
向之與背自然異景山鳴望之山若易位海似改容
向之舟去今之舟來西之雲流東之雲凝可謂活筆
畫則倒矣

傳曰開化六年四月某日天驟陰海暴鳴怪雲流墨
乾坤不辨魔風捲雨江海將覆雷奔電掣天樞折地
軸碎閃電中看百千鬼神叱咤戮力撈海抽崑或負
或提兼投相助一夜間捏造箇靈鳴豈雨霽風收彩
雲搖曳琴音拂空只首天女跨龍抱琴和彩塗鳴海

濱人民伏沙輝彩，婦依渴仰莫弗起。大信心，爾來建
祠安神，威靈十載。今如一日。爰天保六年二月某日，
天氣殊美，風軟海貼。一位天女來降遊島，不復跨龍，
不復踏雲，卸副笄，脫襲衣，粧着並淡，真是蟬羽始蛻，
蝶翅猶濕。想天上亦學時世粧，妙姿不勝衣。徐々運
蓮步，不慣履土，為堪踐沙。六武七武且止，且行。方是
鳳雛未習飛，鶴脰移步遲。善男善女前導後，押從衛
照步相顧，相答輪夫早空輿，啣烟管，遙殿於後。擗兒
走報天女今復降，翁媪頷手仰靈，真人弗起信心，就
轎夫低聲道：不知來降之妃，神號何是？姊是妹屬我。

天女耶抑？女子子，婦寧去。夫笑道：非々前月吉原，惟
災假詭未就，吾官便拉呀親上頭遊，皆道：何呀從視
橫觀，猶是天女豪客，意氣揚々，金筒吹烟，火頭朝空，
撫腮道：幻笑。

仙妹原來困踐沙，况涉險或引或推，見扶而進。既已
賽祠，幫間執帶歌妓，攬袂。妹乃據崑角，俯幽宮，幫人
指着道：目下即龍宮，上頭試喚乙姬，隨即出現。俗謂龍女曰乙姬
妹道：浦島太郎豈由是行？俗傳昔太郎皆遊龍城幫道：爾々安德帝
亦帝此而投下，桃太郎亦自此上。小說太郎征鬼島又指一方
道：那邊便是友盛所現靈之所，豪舍笑道：快太幽魂

恐襲遂下洞妓等喫畏初不甚欲入汝洞不知客幾萬金畢
買炬炤洞遂纒移步幫前導道昔者仁田氏探富洞
邂逅拜天女遂直達此爾時天女跨龍弄琴聞那龍
今尚現蟠琴音時有聞故意揮火照窈低々道若有
所見若有所聞妓等小驚大怪屏息走出遂至前品
課蚤探魚早省蚤女打筋斗兩股朝天垂髮倒海少
間無信忽有瀾倒處抽頭嘆潮客顛兒道那是所謂
人魚波瀾起伏看足看手若有所見早已挾教大石
决明出

學校

謹按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者向直岐來師

太子翌王仁來獻經典儒學始開文道爰行至

繼體帝特徵五經博士大學之建蓋在斯際而大寶

元年文武帝幸學始行釋尊禮然未詳其所

及臻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國學在十朱雀東鄉

學蓋始於吉備公建太宰府學而弘仁中冬嗣公親

勸學院次行平公起學學院且清和帝詔頒新

修釋奠式于五畿七道則可知天下鄉學皆建而文

教盛行世漸騷亂武威日張文道永弛射日之弓權

歸武人倚馬之筆職之秋氏寺其地僧其人

聖人起名儒林先生從出焉其人而其政奉其世而其教布
聖人繼生重道尊儒率由舊章爰開府
學初在上野元祿三年改卜今地立廟奉
主聖
分舍館書生地位廣大堂宇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
勵多士之心爾來歲時丁祭祇行選舉例課於是乎
列侯劬德競起學校世道歲明人心日新賢能駢進
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科舉不及氏徒儒應
世生或延為王公師或聘為侯門客泮水餘沫濡我
鯁生文字為生呬唔卒歲豈得非右文昭代化成教
澤所由也哉於戲

或云今學校戾古制而今釋奠違古禮愚竊謂禮從
宜使從俗斯道之行何必泥古制取便可禮取義可
今之不古豈獨我已雖彼亦然乾隆詔云考古帝王
立學之制不同六經所載儒者之說亦復互異王者
惟當審其道之同不必強合其制之異此詔可證且
其三代邈矣今之論古安能知其果古古人論辟雍
毛氏言水旋邱如璧鄭氏言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
一則因自然之邱而引水環注一則因自然之水而
外束以圓隄漢時既然况今古之不古此亦一證但
愚鄙人未會國典所_レ在因疑吾後代養老尊賢之禮

未聞其何如。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豈為飲食乎？以孝悌之義存於此也。吁。

文運之王於今為盛，人物之會古所未聞。乃官學外，儒門義塾，林如叢如，生徒薈萃，雲似雨似，四方負笈六十列之生童，一都鼓篋，七十子之學問，坐中無仲尼回也，皆如愚輩居混雜假宅也。似割床也，似一所義塾裏書生十數名，或專考經義，或好以史學，或研子類，或務該博，有正音訓，有鑿字義，有構文，有練詩，各由性近，精于勤成，于思看一箇狂生，机下畜一壺

酒，翻書為下物，碗幾碗如飲湯也。似既而醉，玉山將頹，慷慨高歌，未畢忽望空呵道，咄々天下第一等人品落魄，曷若是世間最上乘，奔逸飢寒奈至此，驥將老，檉痛無，伯樂龍臥，艸廬將軍不願見，放碗忽笑拋書，忽哭忽怒忽喜，若傍無人，然衆生不堪，左叱右咤，皆道這廝狂疾亦發，曷弗懲之甚妨我，熟思攪我，默識利害不細，罪案極大，生若不聞，引壺支頤，揚目道今日天氣好，我將浴沂，汝等螺輩欲扈從，吾舞雲詠歸，不亦樂乎？何必讀書而為學？經公汝聽，汝每言經義為任好，々甚好，却視汝，所以口說經義，躬行經

行從我視汝若未嘗讀大學若未嘗讀中庸論未嘗
孟未會試言何如汝喻利汝斂氣汝欺己汝愧天豈
不那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惡在經義為任聞汝
送迎不用視書生如狗奈何如然送迎者人道也人
道不辨謂儒可乎禮士不迎大夫為其吝己爾不知
書生道義之尊孰稱汝儒又聞汝好為跌坐責人面
前猶不戒夫跌坐則釋氏之法然已生日本雖僧猶
戒况儒况士我哀汝等後來生而無脚夫子温良恭
儉讓聖猶然汝何物思聖人之罪人也何儒々々聞
汝近欲干某侯人車求緣橋木為脚方纒拜家老思

是鉤斗祿意所為汝曷不羞媚與媚寵並獲罪於天
往役者義也見者不義也若快取論孟來經義所在
我說喻汝且聞汝梳擺女弟子何等醜閨門不治曷
談經義却是世間多少愚人猶拜汝等仰儒猶指汝
稱經生我佞而不仁雖知受憎為道為世為愚為若
欲鉗口得哉那文人々々汝動言文章々々文章其
何物親玉都俗呼為首者謂親也不云乎有餘力學文汝猶欠行為
得有餘學校規條云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
品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原委有叙汝則倒之豈不
惑歟詩人々々汝死人古人言詩比文章又一塵汝

費思於塵因胸中塵堆飲酒為帚掃愁不掃塵若詩
會者酒會也若酒會者銖會也何風流々々子類
先生汝亦可謂務校管攻墨討荀論呂讀不可讀會
不可會却是無益不如讀論語得一兩句歷史家汝
論歷代歷々如見論正統靡々可聽然異方統論我
何關係該博者流我服於汝莫弗識但憐汝未識人
所以為人字義博士汝鑿亦深惡智為鑿也聞汝亦
有字說可謂今王氏音訓大人汝亦自今呼集陸氏
好古主人汝好言宋板元板汝曷不尊道而尊本按
板本行世起於周顯德年中則宋板為古古則古然

雖古雖新無損益於聖言賢語嗚呼爾等學問無益
於世道矣用於人心猶為何熟思猶為何默識妨之
何害愧之何罪且不此而已我更有所戒穿耳謹聽
汝等近々所為為我未知乎觀花為詭訪假取樂花
字則花不醉墨田川花眠花川戶花作詩立證自然
不免粉氣剗眼張臂遂卒不禁坐睡若曷無懲若奈
不戒汝則蒙君恩汝則依父慈衣食之給用度之費
一切取之於此斯恩不戴斯慈不肖衣着鬻盡典及
書籍治遊無賴侮及聖言挾假宅細檢簿懷新內節
曲名
新翻何等醜何等愚惡惡子矜挑達經義所戒耶

郭學步了書所嘲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嗚呼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茲訓言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各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人笑々々猶有々々我昨假寐之夕偷
眼認得汝等相依取偶進膝密々撫手低々為語我
聽得餘野沙阿為古汀勢箇衣濃時欲字加并那是
不那時世披戰乎此所是塾小便無禮何至此夫國有
學家有塾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可不
慎而戒哉時間刻漏八點闕黨童子惶忙來報先生
既臨趨早參講衆生一發挾書而起書睡無用

新梅園

園在墨水東隣白髭祠幅員萬畝地形如環橫籬屏
內水繞其外上橋甚窄柴門殊卑入則豁然景寬自
覺趣別又過一門漸入佳境南面皆植梅槎枒林立
橫斜交枝據西起樓榭亭建榭連接延北並潔以待
遊客迤東引水水之遠近時七秋草開七秋草目出萬葉集枯梗為秋花
辛牛水心種蓮水涯種花菖蒲未開東交南雜木扶疎
衆草蔓蕪一年四時莫半日不花開而園主以梅為
第一生計媒花賣茶養子為諸乃梅之發遊人最多
戀香慕影清賞閑吟至晚而夕比其飄零適遇墨小

櫻開園雖滌香客鳥波及水上春流園放牡丹姚黃
魏紫富貴逞相然富貴難保異乎梅苦操筭日而衰
于是乎人迹稍罕四面綠昏梅子始青幽禽占陰各
鳴得意所謂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清樾間薔薇沁紅
猶携餘春石榴夜合幽花續綻紫萼蒲墜白蓮花發
水清香潤金氣遂冷秋草吐紅錦織於雨繡卷於風
秋猶如春遊人復盛虫声悽咽露光蟬妍使人日爽
心淨凌霄翻雲桂香薰月蟬吟欲嘔而菊正芳所謂
隱逸杏色堪久不如牡丹易凋也菊結天寒霜飛樹
紅拒霜茶梅補粧於梅未開間前主菊塢嘗言新開

迄今纔餘廿年花木之富繁昌至斯今園主平々庵
善繼樹業不墮花声卉木歲繁客鳥日昌予謂江戶
繁昌亦可以候焉

寒葩冷葉點雪綴珠巢又操烈飛燕肌清奇香遠飄
通信墨水妙枝逞影起思孤山一亭上人數箇湊頭
仰眉皆道妙々四時多花竟莫梅若僕本國亦這般
梅不為少然不屬民家委綦綦湯亦無乃飲况茶况
酒况得觀那他美人翱翔花間有梅無酒俗了人有
酒無女不精神一箇道未々有女無錢猶欠精神今
日何嘉時候職事閑暇天氣美晴飲酒問梅遇梅喫

茶然後多山見這麗人因想起向所聞假館尤物僕
眼去彼眉來彼魂招僕魄挑十分有精百兩那情卿
等心下何如亦見所悅否一箇道有々固有然非我
悅之我為他所悅且卿前言有女無錢欠神未々如
僕則所到之處費皆辨於彼何苦無錢但恐損陰德
耳彼此紛譁頓喚梅花湯解醒醫渴

一席占座一駭坊丁一箇仰頭道雪々真雪玉々真
玉々而有香雪而不寒妙々八々汝聞汝為平京快
吐一句八笑道口々汝無學排諧爾非平京也排諧謂之
汝低言之外聞甚惡口道八汝聞乎裏坊貧乏寺社

能作火近頃每日烈風汝等用心八道汝冥言貧乏
儒者能作詩作詩儒者職分於我何用心何戒之七
道汝學者請問聞我坊名王善讀馬鹿國音鹿音歌且馬鹿
亦可讀耶八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國音鹿音歌且國歌謂之和歌
七道然乎如然比富本清本曲曲孰優未聞名主宜
名汝知乎名主馬鹿名何八道舍之外聞殊惡七道
何惡何管聞者一時之辱俗間不聞末代之辱通語一丁道
墮理破興學問待明日且汝等今人雖作詩雖賦歌
安能踰古人識觀梅談字所謂殺風汝等畢竟馬鹿
馬鹿

數箇書生花底借席出，行硯熱筆運思尋，句或埋首，或支頤，手為了字，眉為八字，若睡若愁，若病若愚，一生道佳句，拈得新奇思，驚汝等然風但以酷佳苦對，一生道好詩，佳作自覺，李杜可攀，至宋明諸家，遠不及，一生道弟，作思驪珠，兄等勿復費工夫，各自競誇吟，了數遍，喚羅藻堂建立聲一般也，似馬鹿一席，則和歌者流，數輩亦相共鞭思，一人低声道叱，隣家唐人喧雜聾人，那亦日本人何如，却學唐人字，句綴巧，原來假物如何得調，二十八文惡得如我三十一字

二十八文三十一文並不足於百者遠以此
貴思以此五軌謂之馬鹿實哉

一亭則俳歌人家相依，探句一家低々道我十七字，而足易用多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別謂不忽覺輕風送香，送得別是一種妙香，人々顧時看一位名姝微行，問花教了兒前後護香，蓋以其寓於近也，姿白端麗，神思幽閑，有正冠之嚴，無喘袖之陋，緩立花底，顧望自尊，恰是羅浮美人，忽然入趙氏夢，衆位喫驚呆，得魂飛，却是如夢醒一般

鉅公之淵，豪尚之藪，佳園名莊，千白何限，花木之淵，泉石之藪，勝景清賞，四時奚乏，好梅者富於梅，愛菊者豐於菊，富於竹，豐於蓮，奇樹妙草，豐富極且如

梅園之富，權貴一舉半日得之，何待廿年哉！然而鄙人不遊公卿之間，寒士不結富豪之交，以洛陽名園之筆，予非其人也。今日記斯一區小園，以為美觀，顧笑可記之園本無限，然所記之人自有分且。新梅園比之乎古梅莊，則為第二園。古梅莊古矣，而滿園與梅不取別水野梅也。官梅也，細梅綠萼千種，百色莫不具備，蒼蘚封身，粉鬚垂枝，臥龍橫地，鴛鴦多葉翔空，疎瘦老怪，何所不有。何乎舍一記二取新，略古曰古園，既已出太平志也。

馬喰街客舍

日脚西昏，人影闌忙。婢向各房裏叫聲，晚膳已具，請各位就餐。眾客便一齊下樓，一字兒坐下。舉箸長幼固無序，羹飯豈有等。主人不侑，實不告飽。時聞門前譁々雜々，看時看村婆十數，連臂來投，手巾裹頭，單衣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看傖父數名，披雨衣戴晴笠，看僧侶幾位，負打包，挾如意，看醫者，行膝看高着行李，早看婢奉盤請沃，搬行李，收杖笠，着々泥鞋，疊積堆山。新客坐定，已茶已烟，已浴已飯，亭王出拜叩頭，道列官迎歲，万福遇春，千祥奉賀，々々貴裝無恙，長塗無隔，奉祝々々貴臨照舊，謝々得脫，又新感。

感客道。王家多祥。貴業益昌。却是幾番。火災。厄難。察
察。然。隨。燬。隨。築。新。構。愈。華。主。道。實。如。鈞。旨。丑。年。以。還。
五。期。三。災。如。以。凶。飢。實。苦。々々。所。仰。天。道。不。殺。人。俗。謂。全。語。
去。秋。一。豐。衣。食。纔。保。要。亦。出。官。等。賜。顧。不。棄。豈。堪。謝。
豈。堪。謝。客。道。聞。今。春。假。宅。殊。極。繁。昌。聞。三。巡。在。鬼。門。池。
在。下。開。帳。數。所。淺。草。從。繁。而。國。從。昌。想。所。見。勝。所。聞。
道。極。繁。極。昌。實。如。尊。諭。因。聞。拐。子。從。蕃。各。官。省。之。客。
道。諾々。銘。在。心。願。是。大。都。會。之。物。如。吾。田。舍。賞。之。不。
禮。主。道。久。早。交。春。麥。苗。如。何。客。道。危。楫。幸々。前。日。一。
兩。天。真。雨。珠。主。道。年。之。順。成。實。難。得。客。臘。大。根。蘿。蔔。俗。謂。大。根。

方官。點檢督之。而其所計畫。設蛇腹車輪水。役徒一
日七十名。結課約百日為期。如竣其功。所獲黃金二
分。呈官一分。納邑一分。之四。付伊澤氏。餘盡歸於其
人等。手僮或不獲。普覆也。故。毫。勿。傷。其。地。且。所。算。之。
費。聚。當。四。千。金。因。先。用。其。半。交。割。立。證。在。保。正。手。餘。
從。辦。之。以。無。遲。滯。證。據。嚴。實。今。凡。其。請。地。方。吏。民。一。
體。知。之。甲。道。今。果。出。廢。乙。道。事。在。我。費。足。時。分。後。未。
聞。何。消息。甲。道。或。出。世。間。有。益。不。出。其。地。有。澤。丙。西。
道。知。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此。彼。更。妙。乙。道。固。陋。
未。聞。何。出。丙。道。不。是。別。所。市。村。戲。場。梅。幸。機。技。出。活。

幽靈於懷，且人化為貓，復化為人，尚幾入機，又幻
又怪，那優巧思，古今一人，春戲一番，鬧天驚地，今度
繁昌，近年罕見，丁冷笑道：「那他，且輕業師，不排優本
色，豈足為奇，徒弄機已，內道世失本色，何獨責倡，得
錢便足，此為上手，丁道世不稱齊景，稱伯夷，上手妙
人，豈在錢，兩道汝村學不知時變，不會權宜，丁道我
固村學，汝亦村學，汝如會權宜，今度一件易初，不行
貨，我誠汝勿惜，文破百錢，汝不聽，以是至此，遠走
府下，長煩公衙，累彼累我，瓜時仍畏簡書，尚於汝出
於汝，丁道胡亂休說，原談演戲，惹此議之，有理猶非

有學然無錢，如我國主以好學故，去年歸藩，下車之
初，首點國中學童，我兒等數名，並蒙選拔，大恩賜月
俸，差江戶就學，要亦以我富豪有錢爾，他其羅張童
不為不多，然終不擢全緣，無錢先生，汝無錢而學，如
何見擢，亦汝過耳，聞過而不改，謂之過，汝自今改之，
不謀道而謀錢，學也，餒在其中，有錢無類子，亦在錢
上，曰述者，如斯夫，謂子錢，君子哉，舍錢又何取，自有
生民未，未有盛於孔方夫子也，師笑道：「諾々爾々，因
思武王伐殷，亦是虎賁三錢人，取天下，亦錢哉，太甲
亦密通錢上於天子，亦錢哉，嗚呼，錢々々々，小可自

今改之庶他時以錢生見稱

甲向乙道問動近日堀金詰頭聞係貴列果然麼乙道是々實然便出一紙公文示之甲受讀文云準擬上列河内郡本吉甲村農伊澤氏孫右衛門者係故結城晴朝家臣伊澤平大夫七世之孫而聞當初晴朝臨死遺命瘞黃金九億八万及重寶珍器其地實當伊澤氏園以故先是正德三年始請堀之為水所沮半途虧功次享保廿年次天明三年次元文二年凡四鑿之並不畢功今乃次右衛門者以伊澤氏疏屬首募同志人等與共捐資戮力請繼前功因令地

極貴比常三倍

百本一桶
十二銖金

即今時疫流行病者並發瘡

俗謂

抱瘡貴地亦然麼都下一體傳染家人輩數箇猶在蓐

風藥醫奔走汲々鬻藥百服一人
十二銖金婢報賓臨主納頭道少

間告暇請寬心安歇

一客跌坐按摩師從後拍有摩背摩有法拍有節客道博士汝住甚處摩師道淺草近邊客道聞醫人出身自非按摩下手大家不起得察々汝等辛苦師道小可其實窮儒今為之出於不得已憐可客道如然卿手可戴師道曷然彼舉於士此舉於市天將降大任若心志勞筋骨固其所固其理且比他鬻身五至哉

賣手五十按丁將通例五十錢却是過分客道先生唐土亦有按

廣廢師道有々自古有之所謂導引即按廣孟子所

謂為長者折枝趙注以為按廣依予先生所觀按廣博

士始見階史按廣字亦貴不如今卑客道背己覺輕

先生及脚便把身側臥道今日賽青山京師清水觀音開快于長谷寺遠方

脚麻先生戴手請更火緊師道諾便偏祖極力按符以

欲不為左祖得哉客道先生想汝浪士籍係何藩蓋有舊王師道

有若無原來我先公之制人苟學問雖夷人升于公

今則不然百日說法屁一放屁一篇文章錢半文錢

學問誤人所以按廣憐噫一客在傍道先生可惜汝

丙道理無二本爭奈何非乙故意堆笑道愚汝等愚

豈不所謂常談出豹都俗謂戲言起手曰出豹出金出鬼並好出豹甚

惡相視開笑乙道南蠻樓上河編名一豹洗惡因走淺草

趁假宅何如皆道好一發出去

晝間寂寒逆旅常况倦客五六或困睡或沈吟或讀

書或圍碁以消白日以遣無聊借本兒至放在數本

道這是八天傳那是八笑人並是新板客道繫昌記

嗣刻否本兒道四篇已出五篇續出然那他漢字本

非我手物客道何不為汝手物那猥雜大方孰開却

是醒睡莫之如我待以此醒天下之睡見道問謂天

下之睡客道當今太平閑暇無事公侯睡于邦大夫
睡于家儒睡於道佛睡於法下門犬睡于穴狸睡便
欲使之讀之絕倒醒睡忽看一客自外歸道不可思
議々々々々今日西國觀脚伎真不可思議一女子
年紀廿上下顏色亦七八分初上場双脚平伸把紙
展卷屈得貼了遂挾剪刀進切自由自在全不異於
使手放剪絞成又把箴線施技觀者不覺其為脚遂
坐胡床弄箏按宮拂羽律恆調和伎進乎手聽者忘
足繁昌記初篇記脚伎作者言天下獨故何思天又
出此脚夫了云後生可畏真然々々聞那女臂短半

於人不足使用或然因知造化之妙無全廢無棄才
便是那脚無用却是有用亦猶繁昌一物如靜軒手
亦然短半於人却能馮昭代之繁昌未可必言無用
可憐哉奇上一妙脚雖不為全廢並是天下廢人
以妙於脚曝羞世間以奇於手流醜天下愚々不勤
脚便亂其腹不勤手便欠其米思所以繁昌記副出
客翻彼翻此道這也猥箇也雜想並出靜軒手居士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惡皆歸為自繁
昌記出來都下遇諸謔新本出或從言悉成予手知
識支予忠告且戒因取其本閱之意巧筆健並更有

似我拙者然而聞此誣嗚呼身居下流而口給禦人
內自訟已有感於聖人之語焉顧有心之人可憐之
有眼之人可辨之然世間少有心有眼之人則我如
之何哉頃者觀名家評判記者亦新本也何思予名
亦併載在其中嗟夫何物狡兒把吾編號以外人置
之其次吾固豈得與名家諸先為伍乎且以其新本
改或恐世間無眼之人亦復疑予我豈欲與諸先為
伍哉且其選取真偽遺實學喪質儒擢虛名次非其
次評非其評蓋何所好之為非公評也二三子莫錯
其人

麴街

麴街者西郭劇地東西如髮直貫郭門十在內三在
外合為十三街帛舖則有升亭之巨而食物則助宗
號於鉄拏丹餅並稱名物彼猪鹿屠舖之源亦濫觴
于此三四街間六通八達繁會最劇平川祠在第三
街之南

平川天神者何亦管公靈廟也以祠在平川坊謂之
平川神太管公祠滿天下而其在江都最顯者曰龜
戶曰湯島曰何曰何百祠不啻公以生時能書俗仰
為書神學童禱請依焉乃每廟忌廿五日咸成業而

賽所々在々參拜極繁况平川祠當劇街賽虎納頭
祈念道南無天神様々々請教兒手俗間謂筆進曰手上阿
爺言手如快上汝所望以賞十件也容百件也依果
然鼓也可得箇也可得資也飽果也飽奉依々々且
願月增廿五日年加正月正月恣意縱遊一日飛紙爲
一日乘竹馬一日放淺草一日觀兩國今日打陀螺
明日爭錐鑿朝羨蜻蛉々弄金魚且噉所愛黑黒牙
白白瓜赤赤贏得勢猛更請兒近日拋ト談于某門
門監那厮執棒嚇兒伏其使那厮脚麻手軟不能復
執棒情願是望々々廟前神樂臺上祝打鼓一祝

鳴笛一坐々白衣緋裳右手揮鈴左手運紙前紙狀柄祝家謂之幣
且揮且運一ト四圈豚而行神樂錢兩點爭ト儻只
看一錢激過向那祝頂門上落將去祝念道願本月
牌落亦如此平川亦有十八會
西關以西水利欠便十運万漕唯馬是任以故新宿
抵關間馬往馬來馬嘶馬驚咤々叱々加以牛以車
又推又推又驅又驅向關輻湊而一半直驅入關
半外而四散莊周曰万物一馬也予亦曰四谷一馬
也一馬一人一連十數甲叫乙應隔馬行談為頭一
甲不顧高叫舍弟汝舍弟弟親疏一彼此通用能飲能食前夜婚禮不

倒者唯汝推知那一件亦健如我今休傾那一斗盃
後前後後忘却暈倒等死今休々々但酒中妙味爭忘
得平生只望醉中蓋棺且我今而就木想他多少養
男女大約十里四方奔喪遺奠因思我不求冥福死
後香奠魚益乎我庶幾臨挽忽甦千奠一飲万奠二
飲飲盡復死乙叫如然叟今晚快死弟則候甦每奠
何如前夕初把一斗盃先連飲十盃次又揮四五盃
比少覺醉酌已無敵遂就盛饌十碗放飯十碗流啜
及殮那新由老婆害氣欲我因緊々盛得山似我亦
欲他驚倒飲強為氣忽崩五山乾々一粒不餘遂

呆了去既而歸家會遇鄰舍贈牡丹餅點心十塊方
始就眠甲斗咄々何等健食可知睡後一件亦十塊
我休矣那時半酣我以為味醉偶如厮一氣快通却
怪不送些响且竟屍邊重伸手摸之何思禪初未開
丙叫可憎那新六近年福益高不復照前日錢以尊
面金以使氣歩々不讓事々凌人前番亦犯次快矣
老爺一喝叱退那厮先人原來是紙不知何所馬骨
丁叫馬骨牛皮有錢則貴舍兄汝亦稼錢丙叫貨殖
有命我輩真與錢敵戊叫前頭搶來々々須堅執
專快避步休為向藩見責拽公家爭然從吏張威自

家心地以為公心，跨途來人視我如牛馬，不知民為重。重，天華音。君次之。吾輩生賤，豈不尊貴？雖彼不呵我，固可避。昏吏愚頑，使貴失貴，心服不避，避亦非避也。我如辭稼穡，彼半粒何食？遇凶遽駭，逢飢急戒，卒生不知農重。農是邦之本，得立民為君，如何？牛馬視民，動言武士。々々，不知果會武，麼跨劍，其術未必會立鎗，其法未必習。何武士々々頃一武人至，乃與乃馬又槍又劍，使人迎使人導，衣袴美麗，容良尊嚴。及來宿，陪話間，我故意試叩壁間字，死書詩，那主人不相識耳。他知不知一字。容人不知，相識。顧左右言他，咄々何士人癸叫，大

槩是々多，一筆啓上已足，兵足食，食最在重。他曷輕我我農，決不讓。昔兵能勝古否？且今士屈，金奴視農。君視高高，倨傲由士，屈高今却奴視士人。况農乃我往酌，圃或方其食言，汝好來食時，燒香下簾，忌臭亦至，不省其屎出於己，不思其食生乎我。嗚呼屎之可貴，想一勺共之，夫子則可三嗅，必言如蘭。最後一人指挾龜頭，行弱繩々弱過不絕，如絲放聲，歌詞云：四谷新宿馬糞邊，燕子花開尤可憐。後邊有拊節者，不是別人馬放屁，連放有聲。

市谷八幡

殿宇翼然秀干麴街北者市谷八幡祠是也祠據丘
為位對市谷官門上有小戲場揚弓肆下則屠戶酒
肆雜比亦為一繁昌所丘面東南茶店連架教箇士
人眺望啜茶一人道按陽開陰闔自然之理地開東
南大都通邑皆然江都亦開於下坊東南旱濕
通謂下坊闔於山手
南北高燥
通謂山手乃至神叢佛刹從寂寥如無三大藩之宏壯在經
水三
藩妙法寺之繁昌山手之寂蓋不止此吾輩住山手
真個不幸一人笑道兄不幸却是幸使兄住下坊即
今假館桃李在近兄等行樂豈得終春茶姬挾口道
官等實幸々且山手安心不似下坊患火豈唯此此

方新驛之盛與深川一樣館亦美玉亦美謂妓曰
玉通語風俗
家法一恸吉原可謂小北里假宅狹床豈如新宿廣
帳士道確論々々却想姬亦少艾定美胸亦定達姬
堆笑道如婆山王祭礼麴街出象時候人等自意不
妖却為怪士道姬汝翁尚在乎姬道猶存猶健去年
已出米符俗間人至八十八必頌
毒符謂之米符今年又得曾孫婆奔於翁當
田沼公盛時士拊手道果然々々我前言汝少艾定
達姬哈哈笑道亦偶然爾嗣後朝政革弊侈靡一掃
爾時如官等士人劍皆跨長褐皆穿短朝讀五經夕
講七谷士擡眉道好々休說古風漸道請問汝夫婦並

壽並健必定養生有主。姬道古所謂伐性之斧。斯語可知嗜欲之節為第一義。士道確論想然。但汝等絕欲幾年時分。姬道七十以來。此道全絕。士皆笑道。謹奉誨。

角乘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蓋為巽順得安之象。如角乘則不然。得角居危。乘木特危。來之坎々。可謂動乎險中。伎極危險。然未曾見其夷。左股折。右肱折。所謂厲而无咎者。一面水戲場。忽者鉤出一材木。伎丁突如着。履乘木。操棹撐出。遂用履齒。轉轉材角。轉々。幹得揚。

波連如往。謂陽波來。謂陰波。一陰一陽。大往小來。材木則直方大。履齒則跛能履。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既而豎梯子。下木上一浮一沈。隨水上下。其象似船建。橋丁使上行。負占升階履之。錯然觀者。惕若棟方欲。橈遂晉其角。把身平伏。腹與角垢。則四足並開。可謂揚下王庭。豈不高尚其事乎。元龍有悔。碩果不食。旋闔足而直立。為四顧額手。為遠望之狀。虎視眈々。醫不困于株木。乃降一階。手足復開。變作大字之形。大字之義亦大也哉。又復伏翻身。顛趾象曰。金魚倒尾。却履校。滅趾。遂拋身於前。恰是旌旗靡。風可謂豐其。

沛忽反身倒乎後敢謂顛頤有隕自天真是初登千
天後入于地其他數伎或扛大石或舁肩輿益奇益
危今其鳴於都下不止雷震百里觀者自八卦來
世漸窮奇人漸好奇奇伎淫巧追時是極角乘吸以
最奇出也雖然乎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三綱焉
絕五常易變况乎當今古無比之盛世雖不無奇變
追時斯道也者則常存焉今秋七月十五日姬藩孝
女山本氏報不共之仇是便斯道不磨目前之現證
小伎之奇世雖窮焉人雖好焉易害斯道要繁昌之
奇觀亦可以觀盛代之餘變獨異近年地震流至今

茲亦以六月廿五日大震越廿七日詰旦又震午後
復震翌廿八夜又震聞輿刖殊甚其占蓋為陰盛乎
下豈女不為女臣不為臣之所致邪方今無此事然
有此變思亦堯水湯旱天道不可得而測也敬之而
已戒之而夫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誠意止心者致之
之功夫學問舍之又何然而觀世之書生一切苟文
字間此心欠此功夫證占之學辭賦之業雖勤雖巧
奇變之小伎何辨焉奇變作行角乘為伍害斯道者
不無矣豈謂之盛代之餘變可乎噫

好々

行商百色追時出奇雖物不異然異樣則占贏繫昌
世間之勢然都下今日有鬻炒豆者其人張晴傘踏
兩屐一口唯叫好々我以好々賣人以好々買好々
好々街間一日莫不聞好々之聲昔者司馬氏聞死
稱好其心豈一死生欤因思今斯商叫好蓋亦一
非意所有便教人总是非爭買妙也哉好々嗚呼居
上亦是筆商耳出奇唯求占贏唯欲贏意之運奇筆
之激觸人者想不無矣寄言世間讀者庶幾司馬氏
為心聞罵亦稱好々爭買

繫昌記四篇終



